



路史第六卷

廬陵羅

泌

男

華承命註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

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

名頡姓侯岡

見地記

龍顏

春秋命曆序

侈哆內見

簡四目靈光

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為日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

平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羽顯帝戴于是謂崇仁帝佶戴于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日重童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翬文王

西乳是謂倉良武王斷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
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
是為而世紀乃言書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
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亦有辨見發揮
上天作令為百王憲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
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
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
詳攷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主禁文也寔有睿德生而能書隨巢子
淮南修務訓 及受河圖綠字河圖王版云倉頡為
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於是窮天地
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
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
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貝以相生為字字孳也言滋
孳孳同故乳牛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嚴父子之儀
羊日字牛字羊

之內以肅尊卑之序邨里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
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

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
篆十五篇號曰篆籀字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
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
至三代不變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
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
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
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
於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授神契云奎
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
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 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
藏論衡云河出閩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
藏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

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
書則圖書出乃无此怪或倉頡作書適与之會尔蓋
一說也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别生正名字號

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
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良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

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
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礼也一姓惟一行

之謂之盛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日之以告太平為
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

何報告之義也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
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豈

謂太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
有已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

今乃自述太平不遜於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
特帝王之顯名爾亦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

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字此
皆可得而知者世儒謂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廬

可廢者特不詳其本哉

境舊有腔祠有倉頡像羅烈宰邑治學先公侯
從其豫于學四日龍衮古扁猶為倉王誤矣

武人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
也有倉頡城陳留風俗傳云縣有倉頡城及列仙

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及廟墓輿
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別仙臺郡國志云

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宜無城或
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

其後世氏倉頡終墓衙之利鄉亭南書人禋之
皇覽云

頡者為之爾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九域志鳳翔
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

為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必然豈亦馮翊者為之歟或
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

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蓋五日始
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

義已有甲曆出于後有倉氏史氏侯氏岡氏夷門
上古特來可執

氏倉頡氏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
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夷門見姓

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
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為斯
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為
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
佐國因為氏然祀之後與魏侯奴氏渴
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金為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昇聖人也而其
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
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二代而下有說命有
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
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礙牢
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竒它之
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是章句之學如凝脂而

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
上姦誦詩扣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
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

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

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

是為皇栢

三墳書云伏羲上相

共工下相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班固應劭叙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

莊周所記封禪之

出搏日之陽駕六龍

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

帝叙次可以見矣

以木紀德

命曆

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

于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

皇栗陸之時 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方志華夷

斯至治矣 義山輿地廣記皇栢今蔡州西平古栢國

有栢氏風俗通云栢皇氏後栢常為黃帝地官栢亮又為顓畜

師栢昭為帝學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一作子高

子言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 逮周之世有栢罔為太

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

雋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

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

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

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飲同符合證各

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

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

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蠶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

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

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
 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
 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
 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搖光貫月而麗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
 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
 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
 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儻先湯脩
 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弃后稷周木德之
 祖併司徒商水德
之祖女脩羸
 秦水德之祖要要草蟲趨趨負負龜鳴洋隈鼈應

淵中馬斃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喻裙娠
 臨門彩味茂嬪在軍臯鼓噎嬰媿號毋乳出匏血
 動痼矣發蠶餌然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期
 然而然者狼狽齒雀離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
 止搏勞施蛇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
 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闕乎其
 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
 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
 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
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
 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為紀有統亦
 當千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

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
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
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隨短祚大吉謂以土王者五十一代一千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匝土運復歸平唐因魏晉至周隨成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尔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天次共工嬴秦俱不得造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

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生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當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錄者不得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莊子云昔庸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周所叙乃居皇人山之西是為敖鄙山地記謂之三皇山圖封禪之帝也一曰中央氏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之河陰縣

央爲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郎帝倍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繆以央爲後有中央氏中黃氏英爾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饑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

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岨齊君諸儒爲必俟秦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賞董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植矣孽臣豔后穢挺高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拔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通見

甲開山圖六帖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

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傳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

東隅高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為

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安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義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益

繆後有大氏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大填為黃帝

師大山稽為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

山稽世音為泰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宰聖人在上情款通乎

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

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歉歉然為聖人延

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

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

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

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

民侗儻冥冥蹟蹟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

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

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諂相
誕而情不應一憚于上而群有伎心者旋攻之于
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
盲禿狂癡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
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
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
未幾而昭士已悌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
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
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
卽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

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雌鼎之雉退風之鷁
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
蜚蜾麋域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
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
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
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
物豺虎橫出孽孽專政穀果不實臙致蠹臭引蝶
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
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
至於灾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

電川濤家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
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諱變異而
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
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
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為偶
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
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為
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
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

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
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
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乂此其效
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

古以陸為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陸

敖昏勤民悞

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
醜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

鄧析

後有

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治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

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
栗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
也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
而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
栗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
栗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
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
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以罪公羊諸侯之
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
矣是故會聘泣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
上始書于

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
書明不當立蔡江之會齊小白為載書而盟諸侯
不當致也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
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
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
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
不書大夫者惟藥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
也皆奔而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
復入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
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眾殺之而其名賊

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借繇

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首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

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

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

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治致諫其君

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

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

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

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

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

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

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射丁衰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治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

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

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

干作固不在宋子哀魯叔時後干何賤且大夫生

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

各史記卷之六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為罪是所書之大
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持不足登春秋爾顧以
為非罪邪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
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
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
計賊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
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為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
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
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大臣而量輕
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

區區自處哉

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為侵官固可知也

故非

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
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

為良史

通鑑論東漢黨錮以此俱未善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
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
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
以興布祆奚怪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

路史第七卷

禪通紀二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民釐本又作驪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昆釐皆有昏意連蓄皆有積意後有釐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

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禊

出傳記如焱氏

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

其數也泰氏著於莊子

蕭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

李以為大庭氏

成雉氏

龐子問曰大上聖成雉氏

法謂伏羲皆非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鷓冠子曰

素

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鷓冠子

近者視其善遠者慕

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為一家夷貉萬國以

時朝服此素皇內崑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起等

世不可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文

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度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

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

紹物

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

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或云

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

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

所避風雨者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

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銖文作

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又云古文

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

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贊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

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

六韜相皇氏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別亦為二矣董氏有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必兩種 莊子所載 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

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 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又以為即炎帝妄矣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

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入一

惝恍如遺 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耦

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必義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大庭惝恍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之立數 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

以胥而自况 胥史義 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 即天柱第十四

洞天也仙傳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岳赫胥曜迹於蒼山黃帝飛輪於崑崙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湖此也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後有赫氏

赫胥氏

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

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

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義以
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
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
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
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
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
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
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

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
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
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
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悞惑
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歛爲天下笑鄉使穆
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羝宮明皇稽至德之
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貝自悔易危爲
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
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
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

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
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
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
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
難也赫胥氏之果僂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
僂者之喪其欲也故存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
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儻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

為號

說文葛蓋也與鶴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蓋古通用故曷且作蓋且涓涓本從蓋

竭獨一從蓋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

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

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

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摠禽獸之極

韋昭云古之王者其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

草木奮穀為奮五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

幣文有葛李泂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

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曰辭曰聲無義

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
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權氏後

是後自有葛

贊別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
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
物之極八閔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
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
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
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
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
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
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

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
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墮形體
誇鱗以爲行疇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儂之傍而羅
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
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
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
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
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

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

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
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

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

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

鹿施麋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八從栾氏者大戮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云弛廢亦非二世之殘骨肉

六朝之賤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復
很信任小人矣剥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
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傳任裴齡而絀陸贄
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
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

育仲叔圍祝知駢王孫賈等

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
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
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而
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
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
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
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水南少室皆為捷徑
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
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
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柳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

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泆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程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旣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汚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者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第七卷

路史第八卷

禪通紀三

盧陵羅泌

路史第八卷

禪通紀三

盧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尊盧氏

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龜是為宗盧

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

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幣以通有元史皇而下君

人者咸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

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

無所甚踈抱德傷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
餘載位強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
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十名覆車郭緣之云
如覆車次有女媧谷十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
在此知茲地後有尊氏尊盧氏罇氏見纂要文世紀
為三皇舊居吳英有巢未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
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
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遜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
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迺異書訊旅人求金
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
為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

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
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
眉得黃帝之款於雒得帝鴻之坳於雲陽得少昊
之瑜於成陽得慶都之劔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
陳倉得娥眉之疎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
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
崔駟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
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鞞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
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
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
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
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
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
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
穆相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戎
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滅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
恩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覆之于河是知成湯之
變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
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
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歟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

一曰祝龡

見金樓

是為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謂陸佃解

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熟之火也白

未有耆谷无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為

見餘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論 洽蘇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无所造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施是聽

化之未賞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蘇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蘇平而壽令長移風

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

命央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元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也祝融氏號也祝融職

融回為祝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會即鄭也其地

後為鄭詩譜云

秦水在鄆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為鄆國春

秋有鄆城其池在秦有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

鄆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其治百年塋衡山之

墟湊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陽是以謂祝融峯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營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

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類衡阿睹有黎地

墳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為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

記咸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為祝融黎死吳回

代之而黃帝時肅光亦為祝融何得指為黎哉且少

昊四叔咸無葬處何獨於黎有墓此文漢儒之臆說也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蘇氏見姓苑等書白虎羣

皇宋衷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

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蓋

有所本豈得云帝浩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

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錄又經傳顓帝

之後黎為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

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為三皇至論

卷之四

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以祝融爲祝誦而介於義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誦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算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于外

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

循數以召之因噐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
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
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齎日以積而乖
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怫戾之氣泯五官七體
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
相齎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
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
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
德盛而化神墮蟬旁魄颯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
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

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腠之會鼓舞品彙陶冶
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齎
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齎而與天地八
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
為之用而噐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
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
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飲也而五聲以
為之侑宮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鬴肩仁而
侑魂商肩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

與以疾隸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
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隸變隸生宮而五音
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
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為聲在歷為氣
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
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為三十有六三
律之為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為律六
間為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
六陰乘位而始於垢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已

而位亥坤位申而封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
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為陽月水
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芟皆自始矣乾為大赤坤為
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
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
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
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
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
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 奏黃鍾歌太呂
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畧景

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
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難之重
者謙之畸者我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
治之難去矣体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
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
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錄而寒谷春生徵動羽
而霜雹夏冬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
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
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
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

地之齟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
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
而音尚宮武王徯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
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
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克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
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
諧雲咸弗得弗齟淵韶弗得弗備護武弗得弗古
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
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
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
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
空膺胃之伏關禹之擬渾涵冰結之處隨其元而
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
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
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
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綠類而生有不期然
而然者又豈復歛歛衍鬱振窳竭怒之患哉祝誦
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龢伏戲氏
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

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
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
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
而已故清鰥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
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噐而
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
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畱意鐘鼓巢產之
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
文煩飾而已簸邏鏜鎔進俯退俯欲其召龢氣而
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

歛而幾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
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畱連荒亡之音作而君
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悖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
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
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
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灾青百疾俱起
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
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
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

文俱泯人猛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
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
案次能罷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能
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旣聲有餘於數則
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
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畱尺倚歌
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
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

呂之聲商。歸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爲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爲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有蘇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

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今言所以卜煬之無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歸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鍾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茨邱。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蘄芴。應於假迭。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

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禮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齟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齟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

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齟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與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籟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翹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况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雝而病卜之崇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隸師曠以

為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瞋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龢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崇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禿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瘡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生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穡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

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龢之具爾彼杜誥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龢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勦乎夫絲固不足以及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

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
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
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
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
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
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
聲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
嘿理而恃噐數以爲正祗以惑也 崇寧之初魏
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
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

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
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
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隋廣叔
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
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
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
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
天下無不冝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下憂愁分鬱不
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

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六府餼三事以爲之理合生氣之齎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

邪歛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鍾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摯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如聞

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
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為辟
公天子穆穆奚為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
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
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
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
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
大本也豢豕為醴非以賈禍也而狹訟以繁化蠶
為裕非以為奪也而鉗鈇益眾是故鐘鼓誠設籩
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

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
之尊躋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
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
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
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詘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
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
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
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
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齎中齎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爲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

禮特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字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可不懼乎

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於衛秦宋之王臣後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三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身假養寄冒之類紛然曾出不可不放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
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
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
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
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
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蝮之心與目會而此達

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
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
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
不至也喪三日而歿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
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于
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
未蒲也况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
死偕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

衾三領窾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
蘧蔭以斂餘壤爲垆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
也下銅三泉上涖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
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
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
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
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
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
以畫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跋若無
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

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
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
璣歛而孔子履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
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
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
且休戒塗鬻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
余窮邦之陋風車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
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褰幅

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
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
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
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
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鬋而怵
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
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
飾玉坐設章容黼袞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臯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
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輶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
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
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鬋而不敢信不然矣
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
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
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隸監
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
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
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
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為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撿菘結以為葦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糴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遠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鱗從申月號古皇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

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遂以來皆有之亦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義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吉王者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見汲冢書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

其後居于彊及墜領彌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安飛野人半巢居喜見

淳璞俗垣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

性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

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

耳於頻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穎

水瀆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穎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

臨穎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

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

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為汗也乃洗耳

池賓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

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

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

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

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

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

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

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

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

可樂之生而有軼輪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

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

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

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

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

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敬內充齋壯之容顯顯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入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同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 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陽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迷君子姤遁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

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硤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始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

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地或潛于窞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后初

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

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

神淵兮無珍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反初爻

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

為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

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存

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

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

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見下經

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

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

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

剥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堯曆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

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

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

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

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

則進而至于剥矣剥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

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王伐紂時也故
上七日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
也連山剝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
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
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
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
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
職况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
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
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

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
爾者特於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
隙之可訟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
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
不能順異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
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閼曷
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
盛夏而疢疾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令曰來陰

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都于朱

故號曰朱襄氏

未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

史攷亦云陳之秋色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

邑柘故城在下邑南七十後有朱襄氏

邵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

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

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

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

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

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

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

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

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

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

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

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閔人

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脆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

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悶處於頭則為腫為風處於耳則為鳴為聾處目則為蔑為

盲處鼻則為軌為醒處腹則為脹為府處足則為蹇為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

亂之時襍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禘禴盲禿偃蹇萬怪皆生之

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

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類帝王統錄云陰康舞亦見教坊記治于華原堊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

云次焉天非也志今後有陰氏風俗通靈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露存焉

唐氏之舞聽焉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叙云古

誤以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未失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

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

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

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

天禪云云以復墜仍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管見

禮子六戴後有懷氏無懷氏姓莫禮史記質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

動作心無好惡堯大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
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
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
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於
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
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
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

所不及大戴之說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豈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
知者不可說也一纔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
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非知之非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

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
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
之事豈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
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
土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
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
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衆非其說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
知哉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
禮祀太廟誣其先矣此不可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
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
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歎
說者顧以為歎魯蓋以其答言偃者知之祀之郊
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
何為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夏鄩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其衰矣夏鄩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者夏時之類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
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致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
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
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階差而不足觀
致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
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
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

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 六史公亦曰自古受命

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
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
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
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
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
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
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理於
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

禪之事也

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之君可也又漢汝瑞崇德然後可以盛

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易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

其時皆所不行太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史公之論未悉也

而又初載之符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

柴燎今世之焚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

望秩之禮所不廢也堯十二年一巡亦然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

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

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

惡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

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

夫猶士庶人不得祭他人之祖於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

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氏僭

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

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蓋禮之本者已不足與

言旅封禪之細也王家之僭乎分室也仲尼非少

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曰類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于泰

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太旅周太宗伯典瑞職金皆

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職瞭笙師言夫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

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雨圭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為犬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

禮陪臣復僭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之如禮何

禮陪臣復僭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

禮陪臣復僭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

秦穆公九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

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

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

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

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

封禪表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夫則同祭地不得

有異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

之合告高高天地之中然則今處天公曰寡人東救

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

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刺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

步鳴沙收西虞方舟殺柎而浮于泐東馬句車越

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張不庚至邵陵陞熊

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

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所以為藉東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嘉穀

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

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

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傳曰救云者為其有顛溺也

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云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

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檀天子之事也王受古

地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

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

蓋不欲明言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

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

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

旅不行后不督方蓋在復猶古禮之名存者惟封

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

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

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闕之不可幸也

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

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

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

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顛譽之為使天下之人

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楛飭蒲

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

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載其用之必以法其法其法也

車繼安其兩性轉半大則不亦美哉世無管仲

仲手賦賦神神然賦神以爲其然然然然然

指責其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禪通紀四
路史第九卷



